

達魯瑪克

- 洪士淼
東吳大學
- 林珮妤
中山大學
- 游筑鈞
台中女中
- 陸重宇
惠文高中
- 葉珊妙
萬芳高中
- 沈芸巧
武陵高中
- 陳振昇
武陵高中
- 陳旺聖
基隆高中
- 曾熾綾
高雄女中
- 陳芳珂
台南女中
- 尹華憶
嘉義女中
- 朱青薇
台南女中
- 廖啟彰
彰化高中
- 郭育圻
斗六高中



看到去年收成的小米，心中開始期待這一次我們播下的小米能夠隨著我們各自的希望成長茁壯，最後可以成為結實纍纍得一把小米。



唯有自己摘野菜、洗野菜，才知道原來煮菜並不容易，縱使撿了一大袋，卻有一半撿錯或是太老而不能吃，因為自己動手做，所以感到有成就，原本習以為常的一切，現在都不一樣了起來。



（左）我們被賦予神聖的指令，要採集足夠眾人食用的野菜，我們沒想到除了菜園外，這片土地上竟然有那麼多的寶物。
（右）經過了三天的時間，才發現卡帕里瓦才是真正的人間，在這裡，讓我更加了解最真實的自己，了解沒有了科技之後如何與大自然相處，了解尊重土地上每個生命的精神，在回到都市後，讓我能夠用不同的態度面對每件事。



昏暗的燈光下，淑華姐一個人靜靜的坐在小獵寮裡準備著我們的晚餐，那抹暗紅色的身影，在星空下勾勒出一幅最動人的畫。那並不是什麼豪華的大餐，而是一些最常見的家常小菜，但對我們而言，卻是那麼的不平凡，那麼的美味。



這是我們認識的第一種野菜。它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隻小蟲在上頭爬行——如果它失去生命，我眼前生氣蓬勃的景象將不存在。感謝它的生命力餵養了那麼多人，也謝謝它的美，帶給我片刻的感動。





田爸是部落裡在雕刻方面的佼佼者，從山腳下的東興社區活動中心到山上的卡帕里瓦石板屋，視線所及的傳統原住民浮雕大多都出自他的雙手。

(上) 這張是大家的團體照，象徵我們因達魯瑪克而結緣，也留下我們在說再見前的最美回憶。報導營就像一種神奇的魔法，把來自台灣各地的人連結在一起，並不像一般營隊一樣，曲終人散，我們就像源源不絕的泉水，泉水滋潤大地，我們散播感動，讓更多人知道，「簡單生活」其實是人生中一門最重要也最難學的藝術。捨不得達魯瑪克，捨不得大家，但相信這段旅程將在你我心中永恆的被保存下來。

(下) 這裡紀錄了我們在卡帕里瓦的生活點滴，同時也裝載著我們想要傳遞的感謝與感動。謝謝力元大哥、淑華姊和四位小隊輔們！謝謝你們願意讓我們認識你們的文化。



「讓世界看見達魯瑪克，祖先庇祐的地方…」歌聲牽緊了圍著圈的我們。沒有了顧慮，沒有了煩惱，淨空了心，盡情的笑。快樂，如此純粹。一把吉他，一張鼓。簡單，卻幸福。

薪傳，心傳

文字整理 | 曾嫻綾



「文化是一種精神，是內心，而非外在。」

民國58年，一場大火無情的吞噬著達魯瑪克，許多傳統的文化在當時化為灰燼，重建後的達魯瑪克多了一點現代的氣息，卻掩不住達魯瑪克族人守護傳統文化的強烈精神。

小米與傳承

這次我們來到達魯瑪克的舊部落卡帕里瓦，和當地青年一起生活，體會他們的傳統，嘗試了很多不同的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一種小米。

小米對達魯瑪克部落而言具有一種傳承的意義，它串聯起過去、現在與未來。每年的每個時候該做些什麼，該舉行什麼儀式，都有它自己的規律，族人們遵從著這部小米年曆，年復一年，一代接著一代的傳承著。雖然現在很多的族人散佈在台灣各地過著完全不同的生活，有些從事教職、有些是職業軍人、有些靠著雙手努力過活，小米早已經不再是他們的主食，但卻背負起一個更神聖的使命—串聯起部落的每個人，讓老祖先的智慧能夠繼續不斷的流傳下去，他們藉由小米的祭典教育下一代那些源遠流傳的文化，告訴他們土地的重要、教導他們感恩。

小米也是達魯瑪克部落的根，藉著土地，延續到每一位族人的家門口，帶給他們希望，賜給他們勇氣，每年的小米豐收祭，不只是一個盛大的祭典，更是部落的大家回家團聚的日子，一個落葉歸根的大日子。那一天，鞦韆在一片湛藍下擺盪，小米閃耀著一片金黃的希望，烏黑的秀髮飄揚，纖細的手指遮住微紅的臉龐，等待著一個厚實的肩膀；一滴汗流下黝黑的皮膚，無所畏懼的臂膀此刻竟微微顫抖，準備擁抱最心愛的人；一股淡淡的情愫在女孩和男孩間蔓延。

幸運的我們，剛好遇到了播種季，一群來自平地的孩子，第一次親手開墾了一片屬於自己的田地。在開始耕作之前，必須先知會掌管土地的神靈，告訴祂我們

將要使用這塊土地，請祂庇護我們的作物成長茁壯，使我們得以溫飽；也請原先居住在裡面的小動物們先離開，以免被弄傷。這是個嚴肅且神聖的儀式，在這當中，我們了解到達魯瑪克對土地的敬畏，他們尊重她、愛護她、感謝她，他們讓我們懂得原來泥土是如此的寶貴，如此的充滿生命力。

整地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不少阻礙，天空飄下陣陣細雨，似乎在為我們祝禱，替我們洗去滿身世俗的髒污；懵懂的我們，一心只想努力完成每件事，卻鬧出了不少笑話，逗得力元大哥止不住的竊笑；最後，我們終於完成準備工作，得到一把小米，對著它，我們許下內心最深處的願望，再將其灑向大地，力元大哥說：「在最崎嶇的陡坡小米長的最好，就像是我們的人生，總要經歷過試煉和磨難，才能散發出最璀璨耀眼的光芒。」這一次，我們親手開墾了一片土地，灑下了屬於我們金黃色的希望，然後一起等待收成的那一天……。

萌獵人

「萌獵人，是剛發芽的獵人。」四個小隊輔，是力元大哥努力栽培的萌獵人，萌獵人獵的是文化，他們的任務是領著傳統邁向未來；在狩獵的過程中，找到認識自己的方式，並將屬於自己的文化一代一代繼續傳承下去。達魯瑪克的青年團便是一個這樣的組織。

青年團並不是新創立的，而是從很早的以前一代代的流傳下來，青年們通常是13歲的時候便會進入青年團中接受訓練，在裡面，不是以年齡的大小區分階級，而是以進去的先後時間，較晚進入的青年需要服從前輩、長輩的指示，對他們而言，長輩說的話都是對的，他們所下的指令都必須要想辦法完成，不論那看起來有多不可能，小隊輔們常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要化不可能為可能。

這次帶領我們的小隊輔年紀和我們相仿，卻成熟、有紀律，懂得在山林生存的規則；而我們則青澀的像個從未見過世面的孩子。在卡帕里瓦的三天兩夜裡，我們也完成了許多我們曾經認為的「不可能」—辨識山中的野菜，親手料理自己的三餐；開墾一小片雜亂的田地，使它充滿希望的光輝；在平坦的空地，親手搬來一塊塊石頭與一片片石板，搭建一套桌椅。原來，只要願意去做，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在達魯瑪克，我們深深的體會到這句話裡的意涵。

一直以為，笨手笨腳的我們帶給了力元大哥很多的麻煩，但他卻對我們說「謝謝你們，其實你們的到來，收穫最多的是我」，不明白的我們一臉困惑的看著力元大哥，他笑了笑說著，因為要告訴我們達魯瑪克的文化，所以他們必須更努力，更用心的去學習，去了解自己的過去，因為我們，他們也成長了不少。

在剛進入部落的時候，力元大哥說我們都是原住民，都是居住在台灣這塊美麗的寶島上的人們，我們間唯一的不同只有思想上的不同。他說話的時候淡淡的，卻迅速拉近了每個人的距離，是阿，我們都是一份子，都是台灣的家人，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的力氣去區別你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精力在定義其中的不同？看著他們維護傳統的那種執著，似乎有顆小小的種子在我心中萌芽，也許有一天也能長成一棵雄偉的大樹，一起守護那份執著。

達魯瑪克的夥伴們將文化的美麗與深刻毫不吝嗇傳給了我們，希望藉我們的感動將它傳給更多的人，這也是我們應肩負起的重責大任，同時也是令人驕傲的使命。

山地×平地—達魯瑪克 和平地之間文化的異同

文字整理 | 郭育圻

自給自足的生活

從平地到卡帕里瓦，我們是邊採野菜邊走上山的，除了認識許多植物（例如：瓦氏鳳尾蕨、昭和草、糯米團……）之外，最重要的體驗是原住民自給自足的生活，菜是自己現摘的、生火用的竹子得自己劈，力元大哥說：「我們只需要一把配刀就能在山上生存。」但實際體會後才發現原來在山上生活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凡事皆有學問，菜葉應該如何摘取挑選、砍竹子時配刀的角度應該如何拿捏、用來生營火的竹子應該如何擺放……等，讓我們這群「考零分」的平地學生大開眼界，更因為山上的食物非常珍貴，不可以隨便浪費，所以有時吃不完的飯菜加點巧思又可以在下一餐重新被端上餐桌，達到零廚餘的目標。

自然與圖騰

在達魯瑪克傳統服飾的顏色大多使用紅、藍、綠三色搭配黑色為底色，因為這些都是大地的顏色，而上頭刺繡的圖案大多是植物，少數才是動物，其中又以百步蛇以及百合花最為常見。而圖騰分為三種：一種是屬於部落共有的，一種是屬於家族身份的，還有一種是特別屬於個人的，這是最不容易獲得的，但同時也是最光榮的，因為那必須是自己在某些方面的能力得到族人認可、贏得長輩的信任，才能被允許繡上的圖案，舉例來說：部落裡跑最快的人（力元大哥和田爸都是）才能擁有蝴蝶的圖騰，（大哥）想要把圖騰繡上衣服還必須先經過長輩（田爸）的同意才行。

會呼吸的房子——石板屋

傳統的住屋是由石板搭建而成，因為石板間的縫隙使房屋容易通風，所以冬暖夏涼，因此被稱為「會呼吸的房子」，和現今環保綠建築的概念不謀而合，在山上的卡帕里瓦部落，每一塊石板，都是祖先一塊塊努力從山腳下的溪流揀上山，其中的辛酸是難以言喻的，上面可能有汗水、有淚水，甚至是鮮血。我們第一天便立刻被告知視線所及的石板除非經過允許，否則絕對不能隨意坐、躺、倚靠……他們也鄭重澄清達魯瑪克並沒有石板烤肉這種傳統料理，因為每塊石板都得來不易、是有靈性的，所以必須非常尊敬祂。另外當一個家庭生下第一個兒子之後，父親每天便會從山下搬一片石板上山，直到兒子準備成家時，就可以利用那些石板砌成一棟房子，如此循環不已。至於山中的浴室只有一道名為門的布遮著，洗澡時還得帶著頭燈，熱水也是請小隊輔們燒柴火的，但其實已經算是非常高級了，因為在山上一到晚上非常寒冷，因此能洗到熱水澡已經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廁所又是另外一種全新的體驗了，因為它不是沖水馬桶，而是非常天然、



環保的大地廁所，只是用木屑覆蓋住而已，衛生紙也只需要放在一旁的地上，讓它慢慢地被分解即可，晚上時需要借助朋友拿著手電筒透過遮雨布照射的光才能使用，更能讓人瞭解到同伴的重要性。

感恩是一種很好的信念

小米曾是魯凱族生活上的主食，從栽種小米到收成之間，要經歷風風雨雨的考驗，剛開始要整地，把地上的石頭都挑起、雜草要拔起，讓這片土地是平整的，經過這些繁複的過程，才能收成，其中有許許多多的汗水、心血，在播種之前，達魯瑪克的族人會向祖靈們說話，希望祖靈能夠保佑，讓小米、樹豆能夠順利的成長，在小米成長的過程中也許會有蟲害，或是雜草和小米互相爭奪養分，必須除草、趕鳥，讓其能茁壯的成長。最後到了收穫、入倉時，大家都抱持著一顆感恩的心，感謝天地讓小米順利的收成。淑華姐姐說：「感恩是一種很好的信念。」達魯瑪克的習俗、儀式、祭典甚至連日常生活的小地方中都實踐了這個信念，喝米酒前左手的食指先伸入酒杯沾酒，接著指向地面把酒輕輕灑下，一共重複三次：「感謝天，感謝地，感謝祖靈。」也許是因為人無法單靠自己一個人生活，必須借助祖先的智慧、大自然、信仰才能活下去，所以感恩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可或缺的。

天堂和地獄

不同於道教的觀念，達魯瑪克人認為平地是「地獄」，因為以前平地經常發生天災所以不適合族人居住；繼續往山上走，進入「人間」（海拔大約600到800公尺）前會先看到地上有一道天然的泥巴界線，而接下來的路不再鋪有柏油，每一步都是和土地最親密的接觸，「人間」正是動植物資源最豐富的地方；而「天堂」則是指山頂，同時也是祖靈居住的地方。「山中無曆日」是在山上的最佳寫照，即便有手錶也派不上用場，一切的生活作息都跟著感覺走，肚子餓了就吃、覺得累了就睡，不像在學校得按表操課、被時間追著跑，使人感到輕鬆自在許多。而達魯瑪克一年的祭儀其實和小米的生長密切相關，從整地、播種、除草、趕鳥、收穫到入倉，每個時節都有該做的事。

他們是祖靈信仰，相信萬物皆有靈性，特別的是大多數人也同時信仰基督教、天主教。雖然是外來的宗教，但由於早期生活很困苦，他們因為有教會的幫助才能夠過活，所以基於感恩的理由信奉祂。儘管在教義上某些部份會衝突（例如：田爸是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每次吃飯前都一定會帶著我們禱告，但是他不崇拜偶像，因此不祭拜祖靈，所以淑華姐都不敢在他面前把食指伸入酒杯輕點三下），但從小隊輔們開心地唱著聖歌的歌聲中也可以得知其實兩種信仰是可以和諧共存的。

學習「放下」、「簡單」

「放下」是入山前力元大哥要我們做到的第一件事，因為唯有放下都市的煩惱、成見，才能算是拿到進入卡帕里瓦的門票，不然即使身體上了山，心卻還是在山腳下。營火晚會時所有人都可以盡情地高歌和放聲大笑，因為不需要偽裝，所以每個人都可以勇敢又輕鬆地做自己，因為我們之所以是我們，並不是因為我們長得像鏡子裡的人，而是鏡子裡的人是我們自己，儘管山上沒有鏡子，但我們仍然不會忘記自己到底是誰。而「簡單」則是離別前力元大哥送給我們的最後兩個字，因為最簡單的事物往往是最困難的。

